

六、從裁軍調結構看大陸軍事戰略能量虛實

曾復生博士主稿

- 大陸裁軍後或整併為五大戰區，強化聯合作戰指揮體系。另總參改為聯合作戰指揮部，直屬中共中央軍委會；總政改為人事資源部；總裝與總後職能分散融入新部門。整體裁軍調結構措施預計 2017 年完成。
- 大陸目標在未來十年，將軍隊從 230 萬人裁減至 150 萬人，培養聯合作戰指揮、信息化建設管理、信息技術專業、新裝備作戰與維護等四方面人才。
- 大陸組建聯合作戰指揮體系是高難度工程，牽涉各軍種權力競爭與資源配置難題，能否順利完成裁軍調結構，仍待觀察。

（一）前言

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宣佈裁軍三十萬，以推動國防與軍隊改革，加大投入武器裝備建設，改善部隊訓練條件，提高官兵福利待遇，保障軍隊改革需要。目前，大陸軍隊有 18 個集團軍分佈七大軍區，在大規模裁軍後可能整併為「東、西、南、北、中」五大作戰區，主管作戰指揮，以強化聯合作戰指揮體系，充實海空軍和戰略導彈部隊能量。同時，大陸或參照美國的參謀首長聯席會議，取消總參、總政、總後和總裝四大部門，其中總參核心的作戰參謀部門再聯合其他核心部門，改成聯合作戰指揮部，直屬中共中央軍委會；總政改成人事資源部以保持「以黨領軍」功能；總裝與總後職能分散融入新部門。這項裁軍調結構措施預計在 2017 年完成。

中國大陸雖然仍處於發展戰略機遇期，但是國際安全環境已趨向複雜，而且大國間戰略力量重新組合競爭加劇。習近平面對美國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、周邊海域形勢變動風險升高，以及建設與當前國際經濟地位相稱，並與國家安全和發展相符的軍事能量，決心在軍隊建設上按照「三步走」戰略構想推進，設立聯合作戰指揮系統，以增強應對突發事態的協調能力與戰鬥力。

俄羅斯「獨立軍事評論」指出，大陸軍隊正在積極重組，並朝向

以旅為主的模塊化結構轉型。旅編制有利於根據作戰任務組建各種配置的多兵種軍團。在提高陸軍機動性的同時，大陸還重視發展與推廣現代化作戰指揮、通信、偵察、監視機制，以及集成在統一網路中的電腦體系，發揮聯合作戰效能。

（二）裁軍調結構強化聯戰能量

中共中央軍委會在 2011 年 4 月核定的「2020 年軍隊人才發展規劃綱要」指出，大陸軍隊人才發展的總目標是在未來 10 年，把軍隊從 230 萬人裁減至 150 萬人，著力培養聯合作戰指揮、信息化建設管理、信息技術專業，以及新裝備作戰與維護等四方面人才。另從中共中央軍委會成員海空軍與二炮將領重要性提升，擁有實戰經驗與科技背景將領受到重用顯示，大陸已經把軍力發展重點，放在研發新型資訊化作戰平臺和精確制導武器，以增強精確打擊能力和資訊化作戰能力。

大陸亦積極研發運用輿論戰、法律戰、信息戰、網路戰、電子戰、心理戰、生化戰、情報戰等新作戰領域的功能，並探索以「不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的」，而以「斬首」、「震懾」手段，達到「巧戰而屈人之兵」的最大效果。因為，現代戰爭已經從直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，轉變為打擊其戰爭潛力，摧毀其戰爭意志。

雖然大陸的軍力到 2020 年間，還不能成為勢力擴及全球的軍事大國，但是，以現行國防預算持續二位數增長的發展趨勢推斷，大陸的軍力將可以在十年間，改變亞太地區的軍力動態平衡狀態，並在應對美日軍事同盟升高威脅時，運用核武導彈戰略嚇阻能量為主軸，發揮陸、海、空、天、電，以及網路等六維攻防機制，力圖有效反制入侵。

美國國防部智庫「藍德公司」在 2015 年 9 月發佈研究報告指出，在 10 項軍事能力對比下，美國與大陸軍力於 2017 年時，將在西太平洋地區出現結構性轉變；在中國大陸周邊地區，大陸軍力相較於美軍將佔有優勢地位。不過，如果今後大陸經濟成長力道趨緩，其支持軍事現代化資源將面臨壓力。因此，如何避免捲入軍備競賽的被動地位，也將成為大陸規劃軍事戰略重要組合。另大陸軍隊組建聯合作戰

指揮體系是高難度的系統工程，更牽涉各軍種間權力競爭與資源配置難題，大陸如何逐步克服障礙，完成聯戰體系建構目標仍待觀察。

（三）「中」美在亞太地區軍力消長變化

值得特別注意的是，大陸的「北斗衛星」定位導航授時通訊系統，已經開始向亞太地區提供服務。北斗衛星將可為大陸的核潛艦、航空母艦，以及戰略導彈與巡弋飛彈，提供導航和控制瞄準目標的功能。另北斗衛星除了可以導引控制彈導飛彈外，還可以聯結其他的衛星、無人飛機，以及雷達體系，追蹤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航空母艦，並運用陸基型反艦導彈施予致命攻擊。到 2020 年間，當北斗衛星定位導航系統完成全球覆蓋能量時，意味大陸軍方將有能力發動奇襲，或把軍力投射到關鍵戰略據點，而不必擔心被美國牽制。

美國海軍情報處(The U.S.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)於 2015 年 4 月 9 日，發佈「21 世紀中國海軍之能力與任務」報告(The PLA Navy: New Capabilities and Missions for the 21st Century)指出，由於「中」美在亞太地區軍力消長變化，已經成為亞太國家決策重要變數，進而影響美國在亞太地區關鍵利益；隨著「中國崛起」，亞太公海、空中航線、太空領域，以及網路電磁頻譜空間等，都出現「中」美兩強競合格局，讓美國及亞太國家意識到，亞太公共領域控制權與使用權，都已出現權力重組競爭，因此，客觀掌握大陸軍事戰略能量虛實，攸關國家安全戰略決策品質。

美海軍情報處強調，大陸海軍已經展開複雜電磁環境下操演，而且把遠海演訓列為「新常態」，定期在菲律賓公海演訓，參加環太平洋聯合軍演，執行地中海維和任務，參與亞丁灣反海盜護航，並在印度洋部署潛艦；同時，大陸海軍為防禦美國介入西太平洋戰局，採取三層防禦架構包括，第一層是離岸 540 至 1,000 海浬，主要運用兵力為反艦導彈與潛艦；第二層則是離岸 270 至 540 海浬，運用兵力以潛艦和空中武力為主；第三層防禦是離岸 270 海浬範圍，主要運用兵力為水面艦、空中武力、潛艦，以及岸置巡弋飛彈等。此外，大陸海軍已經有能力在東海、臺海，以及南海危機爆發時，發動兩棲登陸作戰，直接攻佔島嶼，封鎖海上運輸線航道，以主控戰略運作區域。另大陸海警執法船隊規模，已經比日本、越南、印尼、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

船隊數量總合還要大，對於執行海上維權行動掌握明顯優勢。

不過，大陸海軍目前還沒有能量執行全面聯合作戰行動，也缺乏維護戰鬥海域持久空優武力；同時，大陸海軍執行航艦戰鬥群聯合打擊任務，仍需經過數年的準備與訓練；此外，大陸海軍的反航艦作戰、反潛作戰、反空中攻擊作戰，以及支持遠海作戰的空中武力與後勤補給能力，仍然不足。另大陸在空中武力的發展雖有明顯進步，但至今仍無法自主研發生產先進戰機發動機，需要依賴俄羅斯提供支援，成為軍力突破的結構性障礙。

（四）結語

美國華府智庫「布魯金斯研究院」（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）分析臺海軍力平衡時表示，臺灣在大陸軍事戰略思維中的重要性並沒有降低，但大陸在臺海發生戰爭情形下，最大關切是美國可能的軍事干預；同時，大陸發展的巡弋飛彈、彈道飛彈、先進戰機等攻擊能力，對相關週邊國家將產生具體的威懾力；此外，大陸軍力擴張對美國最大挑戰，是如何對大陸在東海和南海行為，做出適當反應以促使大陸保持節制，而不致做出「切香腸式」地改變現狀措施。顯示美國對於大陸軍力在臺海、東海，以及南海的影響力，已經不敢掉以輕心。

評估大陸軍力虛實已成為美日情報機構頭等大事，同時也是高度敏感政治議題。美國助理國務卿羅斯於 2015 年 6 月訪日時強調，大陸研發反衛星武器是「迫在眉睫的威脅」，並表示有必要在新修訂的「美日防衛合作指針」中，明確加強飛彈防禦和太空、網路空間方面的合作。顯示當美國需要爭取國防預算或盟國支持配合抗衡大陸時，傾向刻意渲染大陸軍力強大與威脅性。不過，美國國防部與研究智庫也會適時發佈大陸軍力評估報告，突顯美軍對大陸軍隊優勢，以及大陸軍隊缺陷與弱點，藉以鞏固盟國友邦對美軍的信心。

整體而言，習近平宣示裁軍調結構強調建立統一指揮體系，發揮聯合作戰效能，以增強對複雜國際環境與突發事態戰鬥力；同時，習近平或把 7 大軍區調整為 5 大作戰區，並分別設置「聯合作戰司令部」，管轄黃海、東海和南海，進一步增強海軍、空軍和戰略導彈部隊聯戰能力，而海軍建設則是重中之重，包括增加航空母艦戰鬥群與

核動力攻擊潛艦。習近平認為完善新型作戰力量領導體制，加強資訊化條件威懾及實戰能力，並建構短中長程核導彈戰略威懾能量，其目的不僅可以禦敵於國門之外，同時還可以增加戰略縱深與政治協商籌碼，發揮「組合拳」整體戰力，以有效嚇阻戰爭爆發。

不過，大陸組建聯合作戰指揮體系是高難度的系統工程，更牽涉各軍種間權力競爭與資源配置難題。習近平能否在 2017 年預訂期程間，完成這項裁軍調結構任務，仍待觀察。